

# 瞻玉堂

下冊

秦淮故事

她，要回云南。  
我，要娶亲。  
今生都不能再见！

寻千里，君不见沙场征战苦！  
情难了，心相悦伴风雨飘摇！

姝文 / 著

Zhanyuan Garden  
Bailuzhou Park  
Yuyuan Garden

# 瞻玉堂

姑文 / 著

Zhanyuan Garden  
Bailuzhou Park  
Yuyuan Garden







## 第二十一章 小烟玉

初夏的傍晚，微风习习，吹皱了一带清波。新月初升，秦淮河上的各色彩灯渐渐在画舫、游船上一盏盏亮起，映在游龙似的碧水之上，仿佛龙身上闪烁的鳞光，又仿佛刚刚点就的龙睛。

河边的魁光阁，是金陵城最好的餐馆。这个位置恰对着秦淮河最开阔之处，视野开阔，水景潋滟无敌；背面就是南京贡院和孔庙、天下文枢之所在，被南直隶的文人学子视为圣地，每到会试之年简直就是水泄不通；不远处相望秦淮十六楼，全大明公认的最风雅之所，引领全国的时尚；而魁光阁的金陵菜式以独一无二的口味、精美细巧的陈设、奢华堂皇的陈设用具，更是遥遥领先其他菜馆，向来是南京城中官宦富豪的聚会首选之所。到了南京，怎么能不去魁光阁？

“幕南秋色静王庭，月满边关夜不扃。

北地胡儿能汉语，西陲宛马尽龙形。

屯田督护休乘障，破虏将军早勒铭。

千羽两阶文德洽，九重端拱万方宁！”

张居正负手眺望着窗外，缓缓吟诵。语音甫落，身后响起了鼓掌喝彩之声：“好诗！好诗！太岳兄心怀天下，诗中亦有金戈铁马，令人仿佛来到了九边塞外，豪气顿生！”

王世贞觑着张居正的神色，接着赞道：“更胜在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九



塞称臣，扰我大明两百年的蒙古之患，因太岳兄神机妙算，一朝消散啊！这番作为，便是当年的太祖、成祖，也没能做到啊！”

前文说过，张居正与蒙古的俺答汗、三娘子达成和平协议，以封顺义王、开朝贡贸易的妥协手段赢得了中蒙边境的安稳无事。王世贞虽然赞得夸张，倒也基本属实。这是张居正生平得意之事，不禁拈须微笑，难得地谦逊道：“元美（王世贞字元美）过奖。老夫辅政不到十年，总算天下太平、国库充裕、百姓安乐。不枉幼读圣贤，也算遂了平生之志。”

“那是。太岳兄的功业，当数大明历任首辅中第一人！下官一直想着写一本历代首辅传记，特别是嘉靖、隆庆、万历这几朝熟悉的，太岳兄的智慧、谋略、不世功业，容下官好好描画描画。”王世贞望着张居正，满脸诚恳。

“元美是我大明当今文坛第一人，这本传记一定好看得紧。”张居正哈哈笑道，“若是写得公正客观，定能载入史册，供后人研习我朝历史。”

“下官一定认真写好，不负太岳兄厚望。”王世贞恭恭敬敬地表态。

两人虽然是昔日同年，可如今一个是百官之首的内阁首辅，一个是小小应天府尹，相距不啻天壤。王世贞这几天口口声声和众人一样称呼“张阁老、张大人、张首辅”，好容易竭尽全力得到个今晚单独宴请的机会，说是同年叙旧，张居正也吩咐他不要如平日拘谨，王世贞大着胆子叫了“太岳兄”，张居正居然含笑答应。王世贞欣喜之下，益发使出了浑身解数。

成败，就看今晚了！

张居正点点头：“元美的文章，我信得过。远的如写给戚继光的那首《宝剑歌》，近的如前年为先父七十寿辰作的幛词，都是绝好。岂止我们那些同年，放眼四顾，大明文人中哪里还有强得过元美的？”

“太岳兄过奖。老伯父仁爱惠民，素有威望，下官不过是代民诉情，如实书写而已。太涵那一篇也很不错。”王世贞一边说，一边暗骂自己无耻。



张文明臭名远扬，江陵百姓苦之已久，那个辽东巡按刘台不惜得罪老师张居正，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张文明？这次老家伙终于病卒，听闻多少人拍手称快！而自己为了仕途，不得不厚颜得口是心非，诚恳夸奖、缅怀、称赞、悼念这个恶棍！

“是啊，难得元美明白。我知道很多人不满先父和家兄在江陵的举止，故意借此大肆抹黑。”张居正叹道，“我这次回去，又将阖府上下三令五申警敕了几回，不得为非作歹，即使地方上有意巴结，也不得借故欺压百姓邻里。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鄙泰山王家我也特意关照过了，不得再有类似事情。元美大可放心。”王世贞红了脸，忙道：“太岳兄客气。前次我也是不明就里，太冒昧轻率了。”

万历三年的时候，王世贞任都察院右金都御史督抚郧阳，距江陵不远。张居正的妻弟王化欺辱江陵知县，王世贞一时激愤，上疏朝廷要求严惩王化，还特意写了封信给张居正，提醒他管一管小舅子。事后想来，当时是太天真冲动、不知天高地厚了。王化没动得了，却因此与张居正生了嫌隙，不久就被下放到南京做大理寺卿的闲职，之后仕途一路下坡，甚至回老家待了两年。

要不是去年的“丁丑京察”倒了一批人，自己又再三向张居正表忠心，这个应天府尹，也不是自己的。

“老爷是堂堂内阁首辅，老家的家人别说没特意照顾，就是真照顾了，搞些特权也是该的啊！”张居正身后的随从游七插口道：“远的严嵩不比了，就看徐阁老的老家，比咱们江陵的张府气派多少！其实哪一个的功劳比得上老爷啊！就是夫人娘家，也朴素得紧。上次舅老爷打江陵知县，明明是打抱不平，有道理的！”

张居正皱了皱眉：“不要多口。”

“大管家教训的是。当年是我没搞清楚情况，偏听偏信。”王世贞心底的懊悔已经悔了好几年，多什么事去惹王家，明知道是张居正的妻弟？和

江陵知县一点纷争而已！又不是多大事，结果白白搭上了自己的前程！

这个教训够惨痛的了！王世贞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，一边招呼张居正用菜：“太岳兄尝一尝，这是长江中的鲥鱼，这是太湖中的白虾，长成这个大小个头都是难得的，鲜得很。”

说着一边打开了身边的一个画匣，取出一幅画儿来：“下官前日偶然得了这画，想起太岳兄曾说过欣赏孤云处士的细劲画风，便带了来请太岳兄品鉴。”

张居正示意游七上前帮着展开，三尺来长的绢本并不大，难得墨笔连绵不断高下曲折，顿挫渲染得又方圆平直，五个人物皆栩栩如生；巨石上弹琴者专注演绎，对面聆听者陶醉入神，几案上的香炉中清香缭绕，正仿佛琴音袅袅。画卷末尾三个细笔小字“王振鹏”，不细看几乎看不出来。

“《伯牙鼓琴图》？”张居正笑道：“这可名贵得很了！孤云处士的画作传世不多，自故元时便都深藏不露，宫里也只有一幅《金明池龙舟竞渡图》，皇上宝贝得了不得！前年收了一幅《阿房宫图》，仔细看了竟是赝品！传为笑话，连太后都笑了很久。”

“是。下官也是机缘凑巧，可巧碰到了。”王世贞不敢得意居功，轻描淡写地道，“又可巧正好太岳兄路过金陵，真是缘分。太岳兄万勿嫌弃，带回京城把玩，且当随缘吧。”

张居正眸中闪过一道精光，不露声色地打量了一下王世贞。哪儿有那么凑巧的事？这么一幅名画，不定费了多少功夫得来的！说不定，还是祖传的！王家是百年书香世家，在苏州府数一数二，藏品听说丰富得很，有一幅王振鹏的画并不奇怪。

游七提着画，随意瞥了几眼，不说话。王世贞忙道：“大管家见多识广，有何指教？”游七看看张居正，张居正有些不耐烦：“有话就说。王大人不是外人。”

“老爷，我看这幅画是很好了。不过那天看到徐爵捧了幅画，古色古香的，才真叫好呢！”游七道，“大大的一盒，小的请他展开看了看，的的



是好。”

王世贞知道徐爵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亲信，张居正和冯保自联手挤走高拱之后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，游七徐爵两个就是双方合作的一线代表。这才几年工夫，徐爵此时已经是锦衣卫指挥同知，掌管整个南镇抚。唉！连冯保都知道取悦、联合张居正，自己多的什么事，非要去管张居正的妻弟？王世贞不由又是一阵懊悔。

“哦？是谁的画？”张居正随意问道，“叫什么？”

“好长的一幅画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吧？”游七想了想，“有十五六尺呢！”

王世贞悚然一惊，看一眼游七，又急忙移开了目光。《清明上河图》！当年汴京繁荣的见证和写照，宋徽宗时的国宝，靖康之变时被卷入金人地区，之后几百年里多次辗转，传闻严嵩和严世蕃这一对奸臣父子陷害了都御史王忬，才将这幅画纳入手中。严嵩家产被抄没，那么画也应该在宫里，怎么会在徐爵手上？

“不会吧？游七你肯定记错了。”张居正不以为然。

“没错。画家叫什么张择端的？”游七不服气，“冯公公题了跋文呢，什么‘余侍御之暇尝阅图集，见宋时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观其人物界画之精……’老长一篇，署了名呢！”

张居正挥手打断：“好了，不说这些没用的。冯公公素来风雅，喜文善画，一时兴起也有的。这事别在外面多说。”游七答应着，卷起了《伯牙鼓琴图》。

王世贞心中暗暗叫苦，这么隐秘的事情，自己听到了，只会是祸不会是福！冯保胆子太大了，皇宫里的藏品随便题跋，当皇家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吗？听闻皇帝叫他为“大伴”，不仅亲密甚至敬畏！王世贞想着想着又懊悔起来，这么好的两座靠山，偏偏让自己得罪了！今天下了血本，可还能挽回吗？

“元美，你的心事我明白。”张居正挥手让游七退下。王世贞见《伯牙鼓琴图》也被若无其事地捧了下去，心中一松。



张居正温言道：“科举出身、两榜进士，谁不想有所作为？应天府尹看起来不大，实际很重要！南京为大明宫阙、太祖陵寝所在，更兼府库图籍之所储、东南财赋之所辐辏，何况六军城守之事，系着整个南直隶的安危！虽然有六卿分理，仍然担心不够。曾有人上疏南京冗员建议部分裁撤，老夫想也没想就扔在了一边。现在龟鼎虽奠于北，神居终表于南，而且水殿之舟楫犹供，陪京之省寺不改，所以要维万世之安，必须守好南京。”

这番话是敷衍？还是官话？王世贞唯唯诺诺，心底直打鼓。当年丘浚有言：“天下财赋出于东南，而金陵为其会，戎马盛于西北，而金台为其枢。并建两京，所以宅中图治，足食足兵，据形势之要，而为四方之极者也。”南京被称为南都，确实相当重要，可是与天子所在的北京没法比啊！南京六部基本就是闲职啊！

讲这么多大道理，难道是让自己一辈子留在南京？那无异于养老了！这之前几次示好，张居正客气地回复：“才人见忌自古已然。吴干越钩轻用必折。匣而藏之其精乃全。”不也是似褒实贬，意思是不用自己吗？匣而藏之！

唉，当年实在太幼稚了！

“好好干，将来再回京城不难！”正在自怨自艾，不想张居正竟然伸出臂膀拍了拍自己，诚恳地鼓励道。

王世贞一阵激动，费尽心机写幛词、送名画，不就是图这一句？那么刚才说南京的一番话也是推心置腹之言了！南京嘛，当然重要！激动中连忙再表忠心：“太岳兄放心。只要下官任这个应天府尹一天，南京城、南直隶，保证无事！太岳兄要钱要粮，或者要人，尽管吩咐！”

“不过，元美你也想想好。所谓高处不胜寒，其实，老夫现在也是势成骑虎，将来恐怕终究不免霍光、宇文护之下场。”

张居正不知是酒高了，还是对着老同年放松了，忽然感慨道，“威权震主，祸萌驂乘啊！”举起案上酒盅，一仰脖喝了下去。



王世贞怔了怔：“太岳兄过虑了吧？我听闻在皇帝御赐的江陵太师府上，皇上御笔中堂对联，‘志秉纯忠，正气垂之万世；功昭捧日，休光播于百年。’真可谓异典极褒，古今几何啊！”

见张居正没有反应，读书人出身的王世贞有些脸红，硬着头皮继续夸赞：“何况两位公子又都进了翰林院，后继有人，大明的江山正依仗江陵张家呢！”

张居正摇了摇头，闷闷喝酒，不肯再说。王世贞心中暗骂，接着再表忠心道：“太岳兄放心，难得我们同年，又知心知契，但我王元美能做到的，太岳兄可别见外！您在北方，难得下一次江南，金陵这里，甚或江陵就交给我吧！”

“哦？”张居正总算转过了目光，眯了眯眼睛，“听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，南京这里还真有个事。”

“何事？”王世贞明白关键的时刻到了，精神一振。

“你可知道，将军山如今有位大人物住着？”张居正说得似乎很随意。

“将军山？”王世贞沉吟道，“太岳兄是说沐朝弼？一个囚犯？”

“是囚犯，也是世镇云南、威震南疆两百年的故黔国公。”张居正缓缓说道，“沐家的势力，绝不可小觑。我猜测，上次的刘台、去年的反夺情，都和沐朝弼有关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王世贞惊得一个激灵，睁大了眼睛，“他在山上动都动不了，怎么能指挥到北京？”见张居正含笑不语，喃喃道：“天哪！沐家本事太大了！”

“所以我今天希望元美你，”张居正依旧不紧不慢，“加强将军山的监管。捕快衙役多派些，盯牢了。”

“是！是！太岳兄放心，”王世贞反应过来连忙表态，“我一定安排精锐，保管再不出乱子！”

“不可掉以轻心，沐家人不好对付。”张居正微微颌首转了话题，“连日繁忙，我也乏了，不谈公事吧。还有什么余兴没有？”



“有，有！”王世贞笑道，“太岳兄久在北方，今天听一听江南丝竹吧？下官叫了十六楼的头牌候在外面呢，这会儿传进来？”

“久闻秦淮河上的教坊女乐大名，确实没有见识过。”江南的米酒香甜糯口，后劲却大，张居正酒喝了不少，渐渐觉得头晕迷糊全身松软，窗外秦淮河上的灯影月光更加闪烁朦胧，如烟雾笼罩，引人遐思，“叫上来吧。”

王世贞答应着，亲自转身出门吩咐。不一会儿，袅袅娜娜进来两排歌女，环肥燕瘦各有风姿，桃红柳绿的各色绀衫羽衣，或翩跹或飘舞，真如天上仙子一样。益行益近，缕缕幽香浮起，手中捧着种种乐器，琴瑟鼓笙、箫笛箏埙，领头的两位却是琵琶。

“都是各楼的头牌，个个俱是色艺双绝，”王世贞笑道，“等闲人见一面也不容易。今儿巧，十六个人恰聚齐了。”为了迎接张首辅，一切巧事都碰巧发生了！

张居正笑了笑，平日犀利的目光此刻居然有些柔和，佳丽美人面前，手握生杀大权的百官第一人变成了谦谦君子：“开始吧。”

“昨夜渡江何处宿？”檀板轻敲、银箏款按，婉转散漫的歌声细细响起，只一句问，顿时销魂醉魄，张居正只觉得心底最深处仿佛被细腻指尖温柔地挠了一下，全身酥软。

“何处宿？”张居正喃喃重复着，眯了眯眼睛。

“望中疑是秦淮。”领头的歌女拨响了琵琶，丝弦切切犹如耳边低语，歌声愈加缠绵：“月明谁起笛声哀。多谢王谢女，相逐过江来。云雨未成还又散。”散漫无稽的音韵时高时低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妩媚如春水的面庞飘忽得忽远忽近。张居正被这欲迎还拒，难以捉摸的美人心思挠得心中痒痒的，笑道：“江南佳丽，果然不同凡响。”

“思量好事难谐。凭陵急桨两相催。”歌女远远抛了个媚眼，盈盈眼波似哀怨、似挑逗，一身白纱衣袂飘飘直欲乘风而去。张居正酒意越来越重，含糊不清地道：“随他去催！”



幽香阵阵，似有还无，“想伊归去后，应似我情怀！”歌女在琵琶上扬手一划，歌止乐歇，偌大的厅堂中顿时空空荡荡，余音仿佛袅袅，令人心中空空落落地生出无限怅惘。

“我不归了，还不成？”张居正低低笑着，冲歌女招了招手。歌女笑笑并不动，后面一排的女乐们反而往后退了两步。

张居正皱了皱眉，帘后跳出了几个飞鱼服的锦衣卫：“大人，继大人吩咐，南京一切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大人。”徐克绍拱手低眉，是公事公办的冷静冷淡。

“继大人小心护卫，原是不错。”王世贞打起圆场，“不过这十六楼的头牌，还能有什么问题？”觑着张居正的脸色，和缓了声调问那个领头的歌女：“你叫什么？哪一家的？”

“民女小烟玉，奇芳阁的。”白衣歌女说起话来也是音韵柔媚，犹如唱歌一样悦耳勾人。

“你就是小烟玉？”王世贞也有些酒兴上涌，笑道，“那可是秦淮河上头一把交椅！”

“大人过奖。”小烟玉福了一福，眼波流转，明明没有看任何人，可是连徐克绍都不觉红了脸。

“为什么叫小烟玉？”张居正大感兴味。

“禀大人。秦淮十六楼开设自太祖洪武年间，本是籍属教坊司。两百年来最了不起的人物，就是永乐年间奇芳阁的头牌白烟玉。不但得永乐皇帝赐婚状元，更于刑部大牢中改嫁榜眼韩青天，是秦淮女乐中的传奇、众姐妹心中的女神。”白衣歌女款款道来，不卑不亢：“民女亦素喜白衣，妈妈便送了我这个外号。”

“哦？仅仅因为白衣服像吗？”张居正的语中满是调谑，“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本事？”

“大人觉得呢？”小烟玉斜斜又抛了个媚眼，慵懶地往后仰了仰，不再多说。可这一个眼波简直像有千万只手指，挠得张居正心痒难搔。



“你过来，再唱个曲，就和我回去吧！”张居正吩咐道。

“先唱曲吧。”小烟玉看了看王世贞和徐克绍，似乎表示自己不会上前。王世贞觑着张居正，又将他的酒盅加满。徐克绍皱了皱眉，虽然往后退到了窗边，右手却放到了绣春刀上，又冲身边的手下们扬了扬左手，示意多加小心。

是的。已经是第三天晚上了。明日一早张居正就要离开南京，任务算完成了。这几天够累的，连看昌祺的时间都没有。还好她的赤琼花找到了，就在她摔倒的不远处，那日还是人太多了。急急忙忙交给她，又解释这几天守卫的任务实在是走不开，不知道，她怪我不曾？

“千古涟漪清绝地。海岱楼高，下瞰秦淮尾。”小烟玉的歌声再次响起，比起上一首的柔媚，更加绵软悠长。

徐克绍扫了一眼张居正，正双手支颐、笑咪咪地聆听，双颊泛着酒意。这三天，倒是头一次看到张阁老如此放松。在孝陵、御道六部、大报恩寺和朝天宫，都是满脸肃整威严。到底是要走了吧？

明天，明天送行完毕，就能去见昌祺了。

自那日人群中护住她，感觉两人之间说不上哪里不一样了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然看着自己，黑白冽然的眸子一眨不眨；而总是犹豫迟疑着，像看又不像看，目光躲避着，悄悄瞥一眼，还动不动就红了脸……

徐克绍嘴角微扬，难以察觉地浮上了一丝笑意。她长大了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！她长大了！这一次忙完，就要找着机会和母亲说，最好赶紧去提亲……沐朝弼会同意吗？

“水浸碧天天似水。广寒宫阙人间世。霭霭春和生海市。”小烟玉的歌声继续丝丝缕缕氤氲空中，荷袂飘拂，长窗外的景色正如歌中所唱。张居正心神俱醉，又招了招手。徐克绍迟疑了一下，没有上前阻拦。

王府尹都说了，秦淮十六楼的头牌，能有什么问题？

## 第二十二章 是仇敌还是知己

“鳌戴三山，顷刻随轮至。”小烟玉轻声唱着，渐渐靠到了张居正的身边。“宝月圆时多异气，夜光一颗千金贵。”

张居正哈哈一笑，双手拥住了小烟玉：“我看你才是千金贵！”

几乎是同时，寒光一闪，小烟玉自琵琶轴中抽出匕首，劈面就向张居正胸膛扎去！张居正下意识地往后避让，可是距离太近根本避不开！徐克绍手脚远比头脑动得快，奋身一跃，绣春刀“呛啷”一声撞开了匕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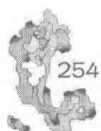
小烟玉不退反进，举起琵琶兜头就往张居正头上砸下！徐克绍不及起身，后背奋力一拱挡在张居正之前，生生硬挨了这一砸！身后的锦衣卫们就抢的这一刻工夫，“刺客！”“刺客！”齐声高喊中蜂拥而上捉住了小烟玉，更自屋顶、窗后、帷幕下等等匪夷所思之处，冒出了无数锦衣卫，团团围住了后面簌簌发抖的一群女乐。

张居正狼狈地自地上爬起，酒意惊得荡然无存，推开满脸惶恐的王世贞，凝望着小烟玉。王世贞心中叫苦不迭，今晚这马屁拍得好！只说两人谈得入港，不久即可高升，这下好，冒出个刺客！

小烟玉！奇芳阁的头牌啊！怎么会是刺客？

刚才一顿搏斗，小烟玉鬓发散乱，白衣上沾得又是酒水又是菜汁，还有几滴鲜血，神色更似换了个人，诱人的妩媚荡然无存，冷冷清清得犹如秋月澄塘。张居正哼了一声，好整以暇地掸了掸圆领服上的灰尘，扶了扶头上的乌纱，冷冷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

小烟玉头一扭，并不理睬，清冷中甚至有几分高贵。连徐克绍都疑惑



起来，与刚才那个柔绵妩媚的歌女，是同一个人？背上隐隐作痛，这一琵琶砸得可真不轻！

“刘。是不是？”

众人都是一怔，小烟玉狐疑地瞥了眼张居正。窗外新月当空，月华如水，自宽牖中倾斜进阁中，半边青砖地犹似镀了层银。张居正缓缓道：“你扑过来时的眼睛，和你爹一模一样。”

“我爹！”小烟玉尖叫一声，“你还有脸提我爹！”奋力纵身又要扑上。几个锦衣卫连忙死死按住。“我爹死得好惨！眼睛都不闭！走时还在叫‘恩师’！你怎么有脸提他！”

“你是刘台的女儿！”王世贞失声叫了出来，连忙又捂住了口。徐克绍恍然大悟，打量小烟玉的面庞，果然与当日波光榭中的刘台有几分相似，尤其是此时少了媚态的遮掩，更是眉目宛然。

刘台临走，不是将女儿托付给沐朝弼了吗？徐克绍隐隐觉得不安。

“他本是我最看重的学生，他上疏弹劾我，我虽然心痛，可是并没有怪他。”张居正长叹一声，“他的死，我事先并不知情。”

“现在你当然说不知情！”小烟玉叫道，“他被发配，你不知道？故意灌他酒，又逼他酒后疾走，你不知道？爹爹，爹爹，你好惨呐！”晶莹的泪水终于涔涔滴落，打湿了飘飘白衫。

“相信我。若是我想害他，只要当日他上疏的时候我不去向皇帝求情，任他被打一百下廷杖，他早就死了。”刘烟玉呆了呆没有言语，双眸中现出困惑之色。

张居正凝视着小烟玉，诚恳说道：“官做大了，常常下属胡乱溜须拍马，自以为是讨好我、对我好。”说着有意无意瞥了眼王世贞，王世贞一惊，往后缩了缩身体。

“当然很多人就把这些事算在了我的头上。”张居正喟然长叹，“我不知道是谁让你来的，肯定是把你爹的死全说成我一手操纵的。但是，我没有。我张居正敢作敢当，恶事坏事我做了不少，但是害自己的学生，